新疆八日行

□ 罗 群

上午九点，在候机大厅的机场书店，挑了本大冰的《我不》用来打发飞机上的五小时。为啥又看大冰，理由很简单，儿子瞥到我在看《好吗 好的》时跟一句：“我不太喜欢他，有点装B”，于是再看大冰我就变得毫不犹豫。

外婆说一辈子不出门是福人！妈妈也说一辈子不出门是福人！许是基因突变的缘故，我不这么想。从去年冬月我就像只过冬的松鼠一般蛰伏在自己的巢穴里，眼看着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一个个不急不缓从我身边溜走，突然觉得自己快要生锈了！于是果断地逃离三点一线（家、单位、菜市）的生活，直奔乌鲁木齐。去过新疆才真正知道祖国之大，八天的行程好运一直陪伴着我们。地陪小张是个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的漂亮姑娘，为人真诚，懂得收放，进退自如，在对新疆自然人文历史讲解的过程中总是流露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全程都不遗余力为家乡做宣传和推广，她单薄的肩膀扛着年轻一代新疆人的使命和责任，堪称导游界的楷模，我喜欢这个新疆姑娘。

借着登机前的一个小时，按行程回顾一下此次新疆8日行：参观了私人博物馆；胡杨、硅化木数量多得惊人；在汗血宝马养殖基地见到了普氏野马和迷你马；天山天池蔚为壮观；塞外江南杏花沟正值花期；冰封的赛里木湖静谧安详；那拉提大草原水草肥美牛羊成群；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物馆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天动地；飞机上俯瞰风区发电基地甚是宏伟；达坂城的姑娘远不像王洛宾先生描绘的那么美丽，连霍高速没能从天山脚下进吐鲁番的最后一块湿地穿城而过（据说是当时地方政府要价太高），从此达坂城的美就只能在歌声中体会了；一部《西游记》火了一座山，没错，那就是绵延98公里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地表温度最高达89度，但仍然游人如织，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影响，经典的力量；“吐鲁番”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一个只种葡萄的地方，生产队长买买提大叔是汉语学校高中学历，谈吐风趣幽默，短短半小时就向我们团推销了4500元的葡萄干，真是脱贫致富带头人，好样的！堪称地下长城的坎儿井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四部分组成，与都江堰齐名，皆为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为吐鲁番地区解决了生产生活用水的难题，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更没有葡萄沟！……利用这八天时间，我用脚步、眼睛和心灵去认识新疆感受新疆，看到了自然环境的恶劣，看到了新疆人民的质朴，看到了边疆地区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明白了受过伤才知道痛的道理，读懂了长治其实是对久安的一种渴望与期盼。稳定下来的新疆已经在抓教育、搞旅游、促经济、谋发展，就像生产队长买买提大叔说的：人民富裕了，社会就稳定了！衷心祝福新疆的未来越来越美好！

沐不同的雨，吹不同的风，行走一定要带着感恩之心，以悲悯的视角去领略世界的温度，如此眼界会越来越宽广，心胸会越来越包容，这才是旅游的意义。

难忘的核桃絮

□ 陈亮

提到核桃，人人皆知。但说到核桃絮，并非人人知晓。核桃絮，即核桃花，拇指粗，一匝长，中间有一根芯子，芯子上布满毛绒绒的碎屑，形似松鼠尾巴。

阳春三月，花开春暖，当一些果树的花儿刚刚开败，核桃絮就姗姗而来了。

小时候，每到这个时节，奶奶就会给我挎个竹篓子，让我去拣那刚刚落地的核桃絮。初次还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那核桃絮既涩又苦，我还以为奶奶让我拣着玩的，不料提回家后还迎来了奶奶灿烂的笑脸。只见奶奶笑吟吟地说：“小鬼子，今天奶奶给你做一个下饭的菜肴，让你尝尝。”我说：“那玩意儿，又涩又苦的，有啥吃头？”奶奶教训我：“小鬼子，你没有吃过，饥荒年代，我们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拣上一大篓，可供全家人吃上几天哩……”奶奶边说边捋着核桃絮子。

只见奶奶捋去碎屑，只取中间的芯子，我边听奶奶讲着，也在一旁学着捋起来。

当把核桃絮子捋好后，这就可以用来做菜了。先把捋好的核桃絮芯子放入澄清的盐水中浸泡一两天，再换清水漂至苦涩味彻底去除后捞出，放沸水锅内焯水后捞出冰凉，沥干水后依次调入精盐、酱油、醋、生姜、蒜泥、味精、香油，用干辣椒和花椒炝一下，拌匀即成了一碟可口的菜肴，既可佐酒，亦可下饭。吃在口里如同海蜇一样，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真是让人不舍放箸。

核桃絮不仅可以凉吃，而且还可以同肉丝炒着吃。成菜如出水芙蓉，白绿映衬，香气四溢，堪称上等佳肴。在过去那缺吃少穿的年月，每逢这个时节，正值青黄不接之际，若是家里来了客人，都会用核桃絮做成菜肴，席间摆上一碟核桃絮做的菜肴，还真让客人品不出个名堂来。

那时候人们没多少口粮，凡是能吃的东西从不肯放过，总是想方设法用来填饱肚子。除了吃核桃絮，还用槐花拌干面粉用来蒸着吃。记得有一次，奶奶为我炒了一大盘核桃絮子，因为太饿的缘故，我刚一端着盘子就大快朵颐起来，这时堂姐看我吃得津津有味，也要抢着吃，可我说什么也不肯，她一着急，还差点和我打起架来。幸亏奶奶及时阻拦，并说堂姐用槐花蒸饭和我对换，我才勉强同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今再很少有人去拾核桃絮了，可每到核桃树出絮的时节，看到乡下漫山遍野的核桃树下掉落的毛茸茸的核桃絮儿，踩在上面，犹如绿色的地毯一般，我总是会想起过去那些饥荒的岁月，心头也不禁掠过一丝丝的惆怅：要是搁在过去，这些核桃絮儿可是人们的盘中餐啊，可如今，却很少有人去拾核桃絮了。他们可曾知道？就是这很不起眼的核桃絮儿，曾经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饥饿的艰苦岁月！

小镇影剧院

□ 姜燕

这个影剧院曾经是小镇最宏伟的标志性建筑，占地约5000平米，能容纳近千名观众，是小镇几代人心中无法抹杀的记忆。它见证了小镇精神文明的繁荣，也见证了小镇的历史变迁。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影剧院给我的记忆，就是一个超大的戏台。那里时常有各种剧团来演出，经常演的剧目有锡剧《孟姜女》《珍珠塔》，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淮剧《哑女告状》《孟丽君》等等。童年的我跟着妈妈看了一场又一场戏，舞台上演员美丽的戏服、优美的唱腔、催人泪下的剧情，还有用灯光打在舞台两边的像巨幅春联的台词，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戏落幕，还经常看到大人们脸上挂着意犹未尽的表情在讨论剧情以及哪个演员唱得好、演得好。那画面现在回想起来仍能感受到一种热腾腾的年代感。

等我到镇上读初中的时候，影剧院似乎成了我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思想道德品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学校包场的电影《少年犯》《妈妈再爱我一次》让我们哭红了眼睛，感动在深沉的亲情里。还有些战争题材的电影《飞夺泸定桥》《血战台儿庄》《地道战》等，又让那时的我们明白了今天的和平年代是多么来之不易，那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国家。

再长大些后，正是各种流行音乐开始风行的时候，影剧院里戏曲演出再也看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歌舞团的演出。那些演员引领潮流的服装加上或动感或抒情的演唱以及绚丽的灯光、劲爆的音乐，使整个影剧院的气氛热烈得仿佛屋顶都要被掀开了似的。这里成了年轻人狂欢的乐园，也成了很多青年男女约会的地方，因为在这样的氛围里，感情似乎也被这热烈感染得火热起来。

影剧院除了接纳各种演出和学生包场电影外，过年的时候，从大年初一到十五，每天都会放电影，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忙碌了一年的小镇人，才会有时间去看看电影。平时影剧院就是政府的大会堂，政府部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各种新的政策，传达中央新的精神，还有农业知识讲座等都是在这里举行。还有小学六一儿童节、各单位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新年等文艺汇演也都是在这里举行。很多年以来影剧院就是小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挺立在那里，看着小镇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一年又一年，小镇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进出影剧院的人也换了一批又一批。影剧院的外墙已经发白，它的座椅已经老化，它的舞台已经陈旧。终于有一天，在时代的变迁里，小镇和其他几个镇合并，小镇的政府办事机构搬离了这里，它逐渐门前冷落，成了小镇最大的一片空置房。再后来，它被收购，重新建设后改头换面成了一个大型超市，又热闹了起来。只是这热闹是商品经济的热闹，不再是精神文明的热闹，它换了一种方式，依然在那见证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外婆的槐花饼

□ 何家斌

休息天爬紫金山，看到满山遍野的槐花开了，呼吸着浓浓的槐花香，我蓦然想起了童年时最爱吃的槐花饼。

四五岁时，每年槐花绽放的季节，我都吵着要去外婆家，因为这时可以吃上外婆做的槐花饼。当我趴在小饭桌上吃得津津有味时，外婆总是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两条胳膊搁在桌上，双手托着下巴看我吃，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外婆摊的槐花饼每个有成人巴掌大小，两边煎得金黄，吃到嘴里又糯又香，我一顿能吃三四个，把肚皮撑得像皮球似的。

外婆家屋山头有棵比屋檐还高的刺槐树。每年花期繁盛时，一串串白色的槐花缀满枝头。外婆说：“槐花没开时的花骨朵叫槐米，凉性大，小孩子吃了会肚子疼。”外婆摘的是盛开的槐花。用清水洗干净后加入面粉拌匀，再加入一点盐和其它作料，拌匀后搁大锅灶上摊槐花饼。七八岁再到外婆家，我就自己动手摘槐花了。我从外婆家柴房里找来一根长竹竿，梢头上绑根铁丝，再把铁丝前面弯成钩子，来到槐树下，举竹竿勾槐花容易得很，不一会就能摘回半脸盆。

槐花不但能熟吃，还能生吃，拈几粒直接放嘴里嚼嚼咽下肚，甜丝丝的。有一回，不知是摘槐花脱衣服受了凉，还是太贪一下子吃多了，总之，吃完生槐花一会工夫就拉肚子了。外婆在井台上边替我洗裤头边警告说：“你肠胃不好，以后不准吃生槐花，再吃我揍扁你！”我装老实假麻假麻答应她，第二年再来就好了伤疤忘了痛，摘槐花时悄悄地抓两把藏进裤子口袋里，背着她偷偷地吃。

再大些我就会讨好外婆了。每年到外婆家吃她摊的槐花饼，我总是把第一个拿给她吃。而外婆总会这样说：“我有糖尿病，甜的东西不敢吃。”听了这话，我心里闷笑，你守着槐花没有口福，那摊好的槐花饼就全便宜我了！

后来，我知道外婆并没有糖尿病，她那样说，只是因为当时粮食困难，她自己舍不得吃。可惜，当我明白这些时，外婆却已病逝了。

如今，又到槐花盛开的季节，我格外怀念外婆做的槐花饼，怀念外婆和槐花一样卑微的一生，只带给别人芬芳，没留给自己一点绚烂。外婆啊，希望你在天堂一切都好。天堂的颜色，应该就是槐花的颜色。